

引人入胜的思想史诗

■赵文洪 侯建新

深阅读



天津师范大学陈浙闽教授所著的《社会主义思想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讲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发展、壮大乃至斗争的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思想史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学术命题。提到欧洲文明,人们往往联想到资本主义或工业革命。但是,欧洲除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策源地,也诞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既对立,又相互渗透、相互吸纳。不断深化、更新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新时代重大而严肃的学术课题。

将社会主义思想融入世界史、欧洲文明史研究,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本书在很多地方有所创新。对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写道:“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们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对某些实践问题的认识可能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概括。凡是这样一些已经有了成熟思考的问题,还是想在本书中呈现出来。”

譬如,作者从人类道义角度对空想社会主义提出者们作出评价,认为他们:“致力于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致力于构建一个平等和谐友善的崭新世界。诚然,他们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空想’,确实有不切实际、过于理想化、缺乏实践主体等缺陷,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理想之崇高、人格之伟大、实践之可贵、影响之深远。”对于以往社会

主义思想史书籍较少涉及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对现实社会影响的介绍、民族民主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回顾,以及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展望等,本书中都有展现,体现了作者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独特见解。

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社会主义思想的道义性。这种道义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二是对人道与公正的热烈追求,三是社会主义思想者们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

作者在书中浓墨重彩地讴歌社会主义思想的道义性:“社会主义先驱者为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坚韧不拔、勇毅前行的壮举,将永远温暖整个人类和世界。”

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五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为人类幸福而工作”。该书先引用马克思17岁的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对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接着,作者引用恩格斯19岁时写的一首诗:

汹涌的山泉飞泻而下
喧腾地穿越山间林谷
松树在它面前轰然倒下
它却独自开拓前进的道路
我愿像这股山泉
为自己冲出一条道路勇往直前

要写好社会主义思想史,作者一定要有对道义的强烈向往,和被道义点燃的激情。本书中,作者的这种向往与激情,造就了其对读者的感染力。

作为面向大众的著作,可读性是构成其生命力的重要元素。作为一部社会主义思想的“成长史”,本书在写作上并不追求艰深晦涩的表达,而是立足于面向社会大众、以深入浅出的叙述风格满足普通读者需要。正如作者所言:“从一开始,我就把这本书定

义为完整、准确、系统、全面地展现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普及性读物。”

“导论”的标题拟定为“用愉快轻松的心情去攀登人类思想制高点”。其他章节标题也都或多或少蕴含着文学性、故事性和悬念,使人打开书就想看个究竟。对社会主义思想者的介绍,作者既通过理论陈述介绍他们的思想,又通过事迹故事介绍他们的品格。这样,既展示了思想的道义基础,又增强了内容的事理性、趣味性。

比如,书中写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临终状况:“圣西门临终前躺在床上,医生问:‘您很难受吧?’他回答:‘不难受。’‘怎么,难道您不感到疼痛?’‘这样说也许是撒谎,但是,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谈谈别的吧!’哲学家最后一次费力地举起一只手,喃喃地说:‘我们稳操胜券!’”

又如,书中这样写《国际歌》的诞生:“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他(欧仁·鲍狄埃,巴黎公社主要领导人之一,编者注)在参加巷战时负伤,在群众的掩护下被转移到巴黎近郊的一个地方。在那段极其悲痛的日子里,他心潮澎湃、义愤填膺,眼前一幕幕闪过战友们冲向敌人倒在血泊中的场景,胸膛中涌动着一波波难以抑制的豪情。终于在蒙马特尔的一所破旧的小阁楼里,一首震撼寰宇的六节格律诗《英特纳雄耐尔》,如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它就是我们现在传唱的《国际歌》。”“1887年11月,长期流亡且重病缠身的鲍狄埃在贫困中与世长辞,巴黎市民打着红旗、喊着口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年,年轻的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发现了这首诗,为诗人的情怀和执着所深深感动。他如痴如醉、彻夜难眠,一夜之间谱好了曲子,并在一次工人集会上指挥合唱团首次演唱。很快,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迅速传遍法国,越过千山万水传向全世界。”

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不仅要在时间维度上来进行,也需要在空间维度上展开。希望随着对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深入,未来《社会主义思想简史》再版时,作者能用较大的篇幅介绍社会主义在各地的理论和实践,为读者展开更加丰富多彩的画卷。

新作赏读

祖国南海不仅散发着独特的自然魅力,也是文学领域值得深掘的精神富矿。从先秦典籍中的海洋想象,到新时代的蓝海书写,南海始终以其雄浑壮阔的气韵,滋养着中国文学的精神根系。

近年来,作家钟法权着眼南海海岛这一题材,相继推出《三沙三沙》《三沙印象》《三沙岛》《珊瑚岛》等系列作品。鲜明的地域特质、深刻的时代烙印以及鲜活的人物群像,勾勒出南海海岛图景的同时,凸显守岛人的责任担当与精神传承。这种兼具地域特色、时代内核与人文温度的海岛叙事,同样体现在长篇小说《沧海岛》(刊载于《中国作家》)的创作中。

钟法权早期的海岛题材作品,常把视角锁定在官兵与极端环境的正面对抗上。小说《沧海岛》大胆突破这一叙事模式,将守岛故事从个体坚守升华为群体精神写照。

小说里,“沧海岛”是南海上的战略要冲。岛上不仅有海鸥翩飞、浪涛拍岸的自然景致,更有着关乎国家兴衰的历史记忆。小说以不同时代守岛人的生命轨迹为主体,将新时代军人的专业素养与战斗意志,具象化为守岛精神的完整图景。副团团长陈守卫刚来岛上时,被战友们戏称为“岛长”。他的信念是:“只要你把时间打发好了,你就能战胜寂寞和孤独,你就可以安心地守在岛上,就能完成守岛的任务”。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他要应对“高温、高湿、高盐、强日照、缺土壤、缺淡水、多台风的极端环境”。接任“岛长”陈守卫,是个“举重若轻、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因心底那份热爱,笃定“人这一辈子,只要觉着哪儿适宜自己生活,哪儿便是值得奋斗的天堂”。从此,沧海岛这一弹丸小岛,就成为他坚守的堡垒,也让他和战友们成为老一代“苦精神”和新时代“硬本领”相结合的传承者。

如果说老一代的坚守,是以青春赴使命、以孤勇抗风浪的执着守护,那么新一代的接续,便是以初心继传承、以创新破困局的坚定担当。反潜班长于三亚亚怀绝技,凭着敏锐听觉与精准判断,在碧波下织就一张让潜艇无处遁形的反潜天网;岸防连长向远鹏

碧海涛声与精神群像

■杨娟 常晓军

读小说《沧海岛》

变化。

作者对新时代守岛官兵思想变化的精准捕捉,让《沧海岛》不再专注于风光猎奇或苦难渲染,而是以一系列可感可知的鲜活场景,将奉献精神融入日常生活,成为守岛官兵主动选择的价值追求。

炊事班副班长麦肥爱琢磨、肯下劲,心里装的全是战友们的饮食保障,通过各种方式为大家改善伙食。为抓海胆,他主动找好友于三亚亚近乎、软磨硬泡学手艺。很快,他就让官兵尝到了鲜美的海胆蒸蛋。听说“老军工”为抢救台风中的马灯受伤,急需补充营养时,他又冒险潜到水下抓石头鱼。林参军“像保护眼睛那样,爱护沧海岛上的每一草一木,保护好老龙头的一草一石”。还有干事丁帆帆,用画笔讴歌海岛,贴心为战友制作手机屏保。作者没有写他们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让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藏着动人的赤诚。这种在困难中扎根、于荒芜中绽放的韧性,正是守岛军人精神的底色。

“文艺不能离开现实的土壤。”钟法权为创作《沧海岛》,三次深入三沙岛实地体验。他与守岛官兵同吃同住。这份浸染咸涩海风的亲历与共情,让《沧海岛》的人物与情节,满溢着可触可感的情感温度。

海岛是淬炼精神的地方。小说不回避军人所面临的艰难抉择。是选择家人团聚的温馨,还是坚守海岛的责任;是追求城市的繁华,还是守护边疆的安宁……这些内心挣扎,在一次次个人与集体、家与国的权衡中变得有血有肉。作者以微观叙事直面军人的柔情与担当,让家国情怀在矛盾与和解中不断放大。

《沧海岛》的场景设置带有典型的地域特色。珊瑚礁台隐隐幽深,却也暗藏威胁;榄仁树扎根礁石,隐喻守岛军人不屈的品格。瞭望塔、灯塔等标志性建筑,有机串联起海岛的历史与当下,体现出守岛精神的岁月传承。这些海岛意象,不仅描摹出守岛军人生活的独特风貌,也成为承载军人使命的精神符号。

《沧海岛》从不同角度刻画守岛官兵,把他们对他家的热爱,变成“守好岛”的具体行动。作者对军人奉献精神的高度挖掘,彰显代代相传的精神基因,让军旅叙事迸发直抵人心的情感共鸣。

性子急躁,训起兵来嗓门洪亮不留情面,却总在演练中身先士卒;刘能手驾驶快艇堪称一绝,总能在惊涛骇浪中把稳航向,化险为夷。他们以精准的专业技能、前瞻的危机意识、开放的价值观念,不断为守岛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青春活力。由此可见,守岛不是一时的热血激情,而是一辈辈人的“接力赛跑”。钟法权让小说中的人物处于代际传承的过程中,不仅展现新时代军人的精神传承,也让守岛官兵的精神成长体现出真实可感的动态

新书架



《风范——党的作风建设中的人与事》(中共党史出版社)以老一辈革命家和英雄模范人物与作风建设相关的历史故事为主题,收录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家学者文章约80篇,是学习党的优良作风的窗口。该书鲜明揭示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深刻道理。

(王亮整理)



《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江西人民出版社)是一部记录邹韬奋生平事迹和光辉精神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书紧扣“心向光明”这一主题,用细节叙事激活历史场景,在客观的史料中融入细腻抒情,再现了邹韬奋通过办刊办报,以笔为刃捍卫民族尊严,将民主政治和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广泛传播的人生历程。作品生动刻画了邹韬奋投身新闻出版事业,追求真理、鞠躬尽瘁的爱国者形象。

(张莎琳整理)

倚床阅读的时光

■巍然

读书生活

满满,同时点燃了我对写作的热爱与追求。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记载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我虽不敢与古人的读书修为相比,但自参军入伍后,竟也悄然染上了倚床而读的坏习惯。枕边的一册一页,让我在繁忙的军旅生涯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

新兵时期,我便养成了于枕边阅读的习惯。那时,十几名战友共宿一室,睡上下铺。狭小的空间自然不允许有太多个人物品。由于我热爱阅读,入伍一年多便积攒了数十本书籍,却因无处安放,只好寄存在库房。每周更换衣物时,我便将已读与未读之书互换。

后来的军校岁月,书籍更是伴我度过无数个日夜。彼时学业紧张,加之交通不便,3年间购买新书较少。尽管如此,我在军校毕业时还是积攒了一麻袋书籍。到新单位报到后,我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书海遨游的生活再度重启。为了收纳这些书籍,我将一个报废架子改装成书架。没想到,这旧书架“肚量”不小,两箱书都能码放上去。但我仍习惯将欲读书籍置于枕边,便于随时翻阅。望着枕边堆得满满当当的书籍,我时刻提醒自己:今日书今日读,切莫拖延。这份紧迫感,让我在阅读中收获

退回到地方工作生活后,我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然而,我仍偏爱在床头柜上放置几本书。每日忙碌的工作结束,在宁静的灯光下,我倚在床上,翻开枕边的书籍,自感是人世间难得的闲适和享受。床边常置的七八本书,以各自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既是心灵慰藉,又是精神滋养。对我而言,喜爱的书籍,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念想,每一行字都像是温情的低语,轻轻拂过心田,激起层层涟漪。

挑选枕边书时,我既注重“新鲜”,又讲究“营养”搭配。内容涵盖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经济学、伦理学、文学、生活常识等多个领域;体裁从理论专著到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歌等,无所不包。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如饮食之于身体,需均衡营养,避免偏食。大脑消化吸收后的多元知识,相互融合、补充,强健了我的思维,也丰富了我的知识库,让我在工作生活中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倚床阅读的时光,日子仿佛过得慢下来。读过的书籍,虽似烟云散去,但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却在我的思维、言谈乃至写作中不经意间流出。书籍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漫长的夜晚,也见证了我的成长。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仍将继续倚床而读的乐事,让书香陪伴左右,让知识照亮前行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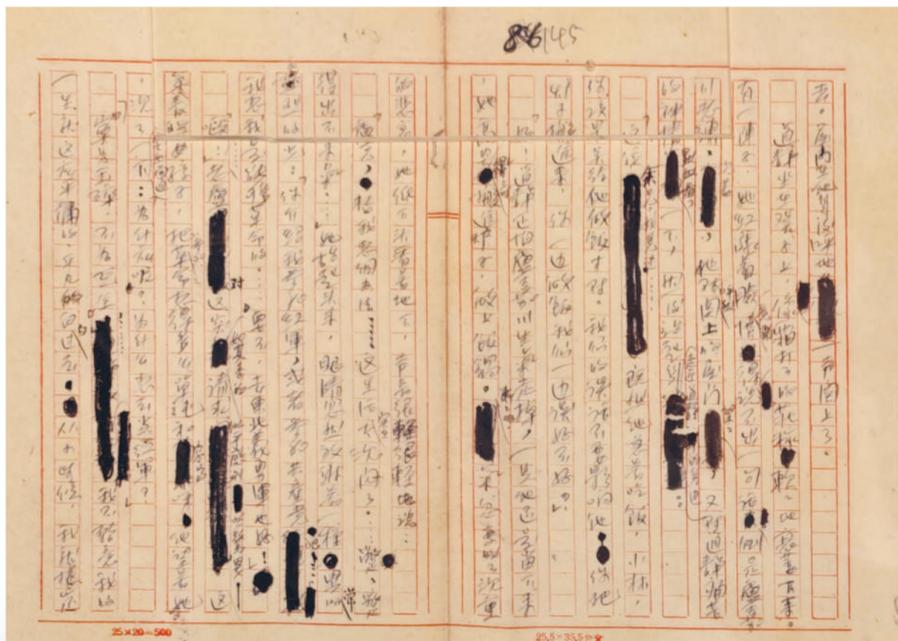


长征

第6634期

视觉阅读

《青春之歌》手稿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一部正面描写知识分子革命成长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展现了“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这一历史时期,出身封建地主家庭的学生林道静,两次“离家出走”追寻理想道路,不断冲破封建思想的枷锁,一步步成长为成熟革命者的过程。作品成功塑造了林道静、卢嘉川等20世纪30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典型形象。

杨沫,原名杨成业,湖南湘阴人,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杨沫先后在安国县妇救会、冀中区妇救会、冀中十分区妇救会和十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经常带领部下下乡传抗日,或跟随八路军兼程行军。这段充满血与火的生活和战友们为国家民族英勇牺牲的精神,使杨沫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1951年9月,杨沫开始动笔草拟全书提纲。小说最初起名《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经过多次修改,作品最终定名《青春之歌》,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很快被翻译成日、英、法、俄、印尼等十九国文字出版,引起巨大反响。

(王艾涛摄于中国现代文学馆)